

花已风舞

藤萍
— 著

婆罗花开相思梦，
君心如月照西风。

精心收录双版故事，领略双倍的爱恨痴狂。

《九功舞》系列
经典之作
全新修订版

随书附赠
精美手绘明信片



藤萍

—
著

祀
風
師
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祀风师乐舞 / 藤萍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481-6

I. ①祀… II. ①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7535 号

祀风师乐舞

SI FENG SHI YUE WU

藤萍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肖 恋
责任编辑	杨 旭 陈 蓉
特约策划	肖 恋
特约编辑	马春雪 苗玉佳
封面设计	ABOOK · 殷舍
封面绘图	符 殊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2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481-6
定 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 : 05-2017-42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 0791-86895108

网 址 :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楔子

“苍震有位，黄离蔽明。江充祸结，戾据灾成。衔冤昔痛，赠典今荣。享灵有秩，奉乐以迎。”

此《迎神曲》出，见罹难于人间，赐诚福于朝宇，于是，有四权五圣以应天魂之惊，天地之灵。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大宋初立，改年号建隆，都开封。

数年之后，宗室赵炅即位，后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出兵燕云，下易州、涿州，直至高粱河。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勉强可以用来形容此时宋朝的风云豪情。

大宋兴国，此时朝中有四权五圣赫然生光，隐隐然有相抗相成的趋势，他们有些是权贵，有些不是权贵，但这九人对皇朝宗室和大宋的影响，人莫能知。

四权是秦王爷第三子兼殿前都指挥使则宁，燕王爷嫡长子兼侍卫骑军指挥使上玄，宫中掌歌舞乐音的乐官六音，还有祀风师通微。

五圣是御史台御史中丞聿修，当朝丞相赵晋的公子圣香，太医院的太医岐阳，枢密院枢密使容隐和祭神坛的千古幽魂降灵。

目 录

祀
风
师
乐
舞
·
通
激

第
一
章

跟
随

003

第
二
章

笑
我
如
今

015

第
三
章

辜
负
春
心

029

第
四
章

人
不
像
人

055

第九章
神仙

113

第八章
花妖

105

第七章
天变重生

091

第六章
日出

081

第五章
鬼不像鬼

067

目
录

祀风师乐舞·素卦						
第一章 惊爆	125					
第二章 注事	137					
第三章 意外	151					
第四章 浮木	171					
第五章 坦白	179					
第六章 决裂	187					

第十二章
心定

267

第十一章
蚀骨

259

第十章
摄灵

245

第九章
平淡

237

第八章
祀风

215

第七章
择生

197

祀风师乐舞·通微



第一章

跟
随





开封。

西风馆。

秋天，本应该是满天落叶的季节，但在西风馆里，却赫然是四季花开的季节。

雪白的栀子，粉红的樱花，不合时令的贝母和鸢尾，盈盈碎碎地开了大片。

夕阳柔和的光，在照射完花朵之后，渐渐地，敛去了颜色。

天空变成深蓝色，随后，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地出现。

是夜，快要降临了。

在清香遍地的栀子花丛中，有一个人眼看不见的影子，在缓缓地飘浮。她并不美，有着一双很大的眼睛，苍白的脸色显得那眼睛分外乌黑幽深，盈盈的，仿佛可以映出清澈的人影。她充满着灵气，一袭白色绣着樱花的长衣长裙，赤裸着脚，在风里飘浮。

通微、通微、通微……

默默地呼唤，温柔的眼眸，白色樱花似的女孩双手合住一朵栀子花，凝视着西风馆的门口。

过了一会儿，西风馆的门轻轻动了一下，有个人带着花锄出来，一身道袍，手里端着一盆杜鹃花，走出了馆门，把花盆端到墙脚下，轻轻打破花盆，然后用花锄锄地，挖出一个洞来，把杜鹃花栽下去。

通微！栀子花丛中的女孩立刻就笑了，喜气洋洋地跟过去，轻轻地飘浮在那栽花人的背后，对着他说：“通微，你今天出来晚了，我以为你在里面睡着了，原来你又在那里准备种花。我帮你算过了，西风馆已经有了三千四百九十六棵会开花的东西了，再种下去，花神都要被你引来了，我就不能待在这里了。通微，你寂寞吗？没关系的，我会一直陪你，可惜你都不知道……”白色樱花似的女孩自顾自地在通微背后自言自语了半天，回过神来，才发现通微已经移到了另外一边的莲花塘去，连忙又跟过去，优哉游哉，似乎很惬意地跟着他看月亮。

月亮出来了。

通微种好那一盆杜鹃，在莲花塘里洗干净了手，就安安静静坐在塘边闻着莲花香，望着月，不知道在想什么。他的眉若远山，萦绕着水云山般的孤意和一种闭门无声的清冷，充满了一种干净出尘的感觉，很像画中的人物。

他二十出头的年龄。他背后的那个东西，如果是女孩的话，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女孩。那女孩一直跟在他背后，像一只优哉游哉的小鸭子跟着母鸭子在水池里游啊游的，满心惬意，心满意足。

显然，被她跟着的男子对她的存在浑然不觉，只是抬起头，抱着膝，一如五年来的日日夜夜，日复一日地望着明月，等待着什么。

“今天晚上的月亮好漂亮啊，通微，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九岁那年，你身上开始有婆罗门花香的时候，那天晚上的月亮，就像今天这么漂亮……”女孩兴致勃勃地自言自语，完全不介意被她跟着的男子，究竟是不是听得见她说的话，就好像她这样自说自话已经很久了，很习惯了。

她九岁的时候，是距离今天十一年的一天……

十一年前。

翠眉镇，小园。

小园是一处贵人家的庭院。这户人家平日深居简出，很少与人交往，透着一股神秘和安详的气息，但是偶尔串串门子，又觉得主人文雅有礼，是书香门第。这样的人家，和镇上的粗鲁农夫也不是十分相处得来，虽然在镇上名声很好，但显然是翠眉镇上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所以很少有人会往那里去。

从小园的墙外看进去，只看得到满园的樱花，总是在不停地落。

“通微！通微你在哪里啊？”一个娇稚柔软的声音小心翼翼地叫，“通微啊，姑姑说要吃饭了，我好饿好饿了，你在哪里啊？出来啊，不玩了，吃饭了。”她拖长声音叫。

“等一等啊，我在找黄黄，它跑到屋顶上去躲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清脆的男孩子的声音从左边一间房子的屋顶传来，



“你等一等好不好？我把黄黄抱下来，否则我去吃饭了，门一关，它就飞不走了。”

“黄黄不是很喜欢通微的吗？为什么要跑到屋顶上去躲起来？”女孩奇怪地问，然后又嘟着嘴说，“我好饿好饿了。”她推开那房间的门，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屋顶的横梁。一个穿着白衣服男孩趴在横梁上，伸手去够躲在横梁构架深处的一只黄色小鸟。

那黄色的小鸟似乎很惧怕那小男孩，他一爬过来，它就往屋顶里面躲，害得男孩不得不继续往前爬，整个人都匍匐在窄窄的横梁上。

女孩看得有些害怕，小心翼翼抬头：“通微，别爬了，你快下来，黄黄它躲着你呢，说不定它躲着你玩的，下来啦。”

“不怕，我会武功的。”男孩子笑着说。

女孩皱了皱鼻子，吐舌头：“你会武功？你才和姑姑学了两年，就叫作会武功了？姑姑说，要练十几年才会呢。我才不练，这么辛苦又这么麻烦。”

“练武功很好玩的。你看，”男孩突然一拍横梁，平平地向前飞了出去，他这一掠，与横梁齐平，虽然扑得不远，但是在他的年纪来说，已经算很难得了。他飞出去之后，很轻盈地一把抓住那只小黄鸟，一脚在对面的墙壁上一点，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女孩瞪大了眼睛，羡慕又佩服得五体投地：“给我给我！好好玩！”

“千夕……哎哟！”通微抓住小黄鸟过来，本来笑吟吟的，但是突然那小黄鸟狠命地啄了他一下，啄得他鲜血直流，通微吃痛，一松手，小黄鸟就逃难般飞了出去。千夕、通微和黄黄相处这么久，从来没有看到它这么害怕过，出了什么事吗？

千夕突然吸了吸鼻子：“咦？”

通微转过头看着千夕：“怎么了？”

“好香啊。”千夕奇怪地东嗅西嗅，“莲花的香味，嬷嬷煮了莲子汤吗？”

通微满脸困惑：“没有啊，我都没有闻到。”

“有的，明明就有的。”千夕嗅到通微身上，像发现了稀奇的大事，“是你身上的香，你擦了什么？擦了姑姑的香粉？”

“没有！”通微跺脚，“我没有！娘的东西，我从来都不碰的！我哪里擦了香粉？”他闻了闻手背上的伤口，很吃惊地说，“是……血！是血的香！我的血有一股莲花的香味，怎么办？它错了，它肯定香错了，怎么可能，我的血怎么会香呢？”

千夕也满面疑惑，闻闻通微的手：“可是真的是你的血香啊，很好闻呢，莲花的香气。”

“血不是应该不会香的吗？”通微闷闷地问。

千夕凑过嘴，轻轻地在通微手上碰了一下，舔舔舌头：“不甜啊，真的是血哦，不是嬷嬷的莲子糖浆。”

通微被她舔了一下，脸上一红，连忙收回手，跺了跺脚，觉得她这样很不好，但是哪里不好，他又说不出来。

而千夕浑然不觉，只是继续舔舔自己的嘴唇，补了一句：“真的不甜的，不骗你。”

“你不可以咬我。”通微把手放在背后。

“我没有咬你。”千夕很认真地说，“是黄黄咬你，它害怕了。”

“它和我最好了，为什么要害怕？”通微嘟嘴，“我又没有欺负它。”

“它怕你身上的味道。”千夕清脆地说，眨眨眼睛，“你看，蚂蚁都搬走了，它们绕着你走。”她指指地上。通微低头，就看见一支细细的蚂蚁队，慢慢地往外爬，走到他旁边的时候，尽量地远远绕开他，一只一只地往外走。

怕他身上的味道吗？淡淡的，莲花的气息……通微不解地看着，隐约觉得，似乎有一件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就在两个孩子茫然东张西望的时候，门“咯”的一声被人推开了，一个少妇倚着门端着一盘水果站着，温柔地微笑：“吃饭了，两个孩子，在这里干什么呢？躲猫猫吗？”她长得很美，眉宇间有着挥不去的忧愁，淡淡的，却萦人愁肠，似乎并不快乐。



“姑姑，通微的血是香的啊。”抬起头，千夕毫无心计，很清脆地说。

“乓”的一声，那少妇打翻了手里端着的盘子，脸色惨白地看着通微，喃喃自语：“造孽……造孽啊……孩子……”

“娘。”通微无辜地看着少妇，“怎么了？”

“婆罗门花，开了。”少妇奇异地喃喃自语，然后全身脱力地坐了下来。

“姑姑。”千夕帮她拾回滚了一地的水果，“姑姑生病了吗？”

“不，通微、千夕，你们过来，我有事给你们说。”少妇勉强地微笑。

通微和千夕乖乖地坐在少妇旁边，听着她慢慢地说：“我们家，是诅咒师之家。所谓诅咒师，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传说可以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所流传下来的血脉，有着非人非妖的能力。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族的祖先做了一件背叛苍天的事，所以生生世世，都会被苍天遗弃，被判为天下最不祥之人。而要判断是不是诅咒师的血缘，就是这种像莲花一样的，婆罗门花的香气。”她凄凉地捧住通微的脸，“你的爹爹，就是因为遗传了诅咒师的血液，在你六岁的时候，发疯致死。”

“那我以后也会像通微一样香香的吗？”千夕不理解少妇话语中的凄凉，眨眨眼睛，天真地问。“会。”少妇凄凉地抚摸着她的头，“千夕，你的爹娘，在你刚刚出生不久，就死去了啊。被传承诅咒的能力越强，就越早死……”

“噢。”千夕眨眨眼睛，然后说，“姑姑，我好饿好饿了。”

少妇看着她天真的眼睛，她一点也没有把这凄凉的故事和她与通微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疯狂也好，死亡也好，都不如她肚子饿了重要。少妇微微一笑，千夕天真可爱的笑容减少了她心里的哀戚，她站起来：“好了，不说故事了，我们吃饭去。”

但是通微却看着自己手背上香香的伤口，若有所思地呆了好一会儿。

那天晚上，千夕与通微和往常一样，和通微的娘一起，在院子里面玩。

“今天的月亮好漂亮哦。”千夕望着天上出奇明亮的月，自言自语。

少妇也抬头望着月，她只觉得，今天的月，明亮得妖异，而且不祥。

“要下雨了。”通微和千夕一起坐在花园的石栏杆上，两只脚悬空荡啊荡的，突然漫不经心地说了这一句话。

要下雨了？天空晴朗，月明星稀，怎么会下雨？但是就在通微说过不久，噼里啪啦，一阵暴雨下了下来。

“哦，通微你好像神仙啊，呵呵，下雨了下雨了！”千夕和通微急忙跑回屋子里避雨，她抱着通微又蹦又跳，无比兴奋。

孩子们还不明白什么叫作不幸，还不明白，他们即将面对的，会是什么样的将来。少妇凄凉地望着月，那一天的月，即使在下雨的时候，也不曾被云层遮住，明亮得出奇妖异，而且不祥。

开封。

西风馆。

二十二岁的通微坐在莲花塘边看月亮，今夜的月，也明亮得近乎妖异。五年来习惯了寂寞的他，望着月，也无端生出一种异样的心情，诅咒师的灵知微微一动，他就知道，今夜会有什么事发生。

突然之间，“咯”的一声，他刚才种下的那棵杜鹃，花开萎谢，一时间，殷红的花瓣飘落满地，在新翻的泥土之中，就似洒了一地鲜血。

通微的眼睛凝视着那突然萎落的杜鹃花，定定的，一动不动，似乎看见了这世界上最令人震惊的东西。他用很平淡、很轻、很飘忽的语调，轻轻地道：“杜鹃，啼血而成，所谓恨血千年土中碧。千夕，是你来了吗？”此时此刻，通微眼中看见的，是遥远的，记忆中的死魂，他似乎沉浸在满天的白幡和漫天冥纸、安魂的歌曲之中，离开这人世，已经很远很远了。